

中國方志叢書·第卅五號

據

清·陳燕等修李景賢等纂
清光緒十一年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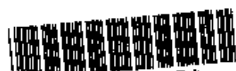
影印

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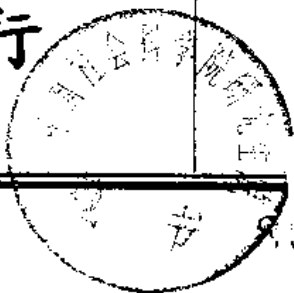
霑益州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872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霑益州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Limahong)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光緒乙酉孟秋重鐫

霑益州志

板存龍華書院

詳一代之典章備千秋之法戒此國
史事也郡邑之志事紀一隅粵鍾燕
函何關輕重而有不可不備者

聖天子按圖而辨九土政治於是乎出而
省志輯於各府志輯於各邑一邑
無志則府無完書府無完書即省有

重刊州志 序

一

軼事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
後周知其利害其間某水某邱俱涉
經制一民一物畢係風聲切民生之
近取著成式於將來皆唯志乎是賴
此尤不得不為之鄭重分明者已
已丑承乏霑邑紳士以脩志請并出

前杜牧所抄訂孔生之裔志略一冊
雖推輪積水差脩權輿惜乎記載甚
略叙次亦勢欲成全書難矣且夫水
不注於桑欽源流何自而晰書不觀
於太史得失何以為徵今日之因陋
就簡不幾商榷八遷孔疏但知其四

重刊州志 序

二

禹河九道班掾唯撫其三也哉碩
人共享承平者百餘年矣竟不獲勒
有成書過此以往前徽益邈後效無
因或并此志畧一冊湮沒無聞焉
有志考古者能不為之三嘆爰即軍
務之隙旁搜博採與嵩明翰臣唐君

共恭訂之編為四卷條目先後一以
省志為次雖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
黃河之水始於濫觴踵事可增似猶
愈於宵堂無藉也嗟歐陽氏新唐
一書誌山川為詳水利胡元質成都
之志紀風俗并課女紅區々之意唯

憲蓋州志 序

主

望民風醇茂人文蔚興乃守土者之
幸也豈在鋪張盛事為一邑觀聽而
已乎

乾隆三十四年嘉平月朔旦

署知州王秉韶叙



重修蓋州志序

光緒八年冬予莅蓋陽之初政事多暇覽人文之蔚
起聯編氓之撲訥不禁喟然而嘆曰此固入漢之第
一州也本可無志旋集都人士欲求舊志愈稱自道
光乙未歲續修復版存龍華書院而逃遭兵火已燬
缺無稽云迄今相距五十餘年其間之天時人事政
治文章若不及時搜訪將湮沒而不彰矣適值
省開續修通志局檄飭採訪通報續纂不圖事有同
心皆為之眉飛色舞復會商都人士設採訪局於州
城真武觀中就州之殷實壽實開辦聘延 儒學兩
廣文並孝廉李君景賢茂才馮君以濂及紳董等於
是草創有人討論有人潤色有人無非酌古準今諮
訪盡實將脫稿焉予因事調省瞬經一載又復捧檄
重來而修纂告成已為卸任韓君申請核定將付剞
劂聊督數語於簡端以誌予懷之欣幸云爾

光緒十一年三月吉日

知州事廣南新軍陳熙序

蓋州志 卷一 序

需益州重修志序

從來紀載之富足以信今而傳後者類由一鄉一邑
採輯而成陳詩觀風按圖稽籍古之人有行之者也
而況地不過百餘里時不及五十年平陂雖經獻文
尚足使下及時搜訪將忠孝節烈政事文章其不至
與草木同腐者幾希也可乎哉癸未秋

需益州志 卷一序

二

事李孝廉馮茂才等商前規後隨不致杞宋無徵足
矣余曰善今已告竣用誌數言是役也李君景賢馮
君以謙實任之後有作者其即此而釐定之是又余
之所厚望也已

光緒十年十一月

晉州事劉東江陽韓寶琛序於州廨

需益州舊志叙

乾隆三十四年冬

王師征緬進剿老官屯緬人率衆來降明年春大兵振旅
還京師予自永昌馳赴迤東查閱軍站因取道需益
州晉州牧王子秉懿方卸任謁予於行館以其新輯
州志乞予序且曰是州創治以來迄今閱數百年而
志乘缺如非所以昭文獻而備諮度也竊因州人之
請即前牧杜思賢所抄州博士弟子孔裔志略而增
刪釐訂幸獲成書非敢云備一州之記載亦庶幾山

需益州志 卷一序

三

川風土俗尚政宜有所考云予按需益自漢入中國
為宛溫縣晉唐以來沿革非一迨元時始改置需益
州頗交水石梁羅山三縣明仍需益而併交水石梁
羅山及趙州入州治我

朝因之康熙三十四年始改州屬平夷廢衛置平彝縣

雍正五年又裁土知州以其地置宣威州平彝東接
貴州南籠屬境為拱極大路而宣威之北又為蜀陝
通衢而皆滙於需益故凡握英蕩建虎尊負弩乘傳
而至者莫不交錯於其地其被服於聲教久矣是宜

早有徵信之志以供觀記而著述不具毋亦以政劇之故而不暇及歟方今露蓋當軍書旁午之餘衝劇尤異他日而志適成於此時則志之有無固在乎誰斯土者之樂為與否耳予閱斯志所錄凡井疆里俗食貨藝文之事古今因革損益之宜條分縷析秩然具備其亦可採也矣且予固州人之樂成斯志蓋知禁旅凱旋無煩任頌故孔道居人皆得從容於纂輯則斯志之成正可以規單行之不授而閭閻安堵之衆有足慰予懷者豈獨資考覈方域之一助也

露蓋州志 卷一序

乾隆庚寅季春

撫澳使者長白明德序

露蓋州舊志序

詳一代之典章備千秋之法戒此國史事也郡邑之志事紀一隅粵錫燕函何關輕重而有不可不備者聖天子按圖而辨九土政治於是乎出而省志輯於各府府志輯於各邑一邑無志則府無完書府無完書即省有缺事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後周知其利害其間某水某邱俱涉經制一民一物畢係風聲切民生之近取著成式於將來皆唯志乎是賴此尤不得不為之鄭重分明者已稽己丑承乏露邑紳士

露蓋州志 卷一序

五

以修志請并出前杜牧所抄訂孔生之舊志畧一冊雖推輪積水差備權輿惜乎記載甚略叙次亦勢欲成全書難矣且夫水不注於桑欽源流何自而斷書不親於太史得失何以為徵今日之因陋就簡不幾商世八遷孔疏但知其四禹河九道班祿唯撫其三也哉顧露人共享承平者百餘年矣竟不獲勒有成書過此以往前歲益邇後效無因或并此志畧一冊亦湮沒無聞焉有志考古者能不為之三嘆爰即軍務之隙旁搜博採與嵩明翰臣唐君共參訂之編為

四卷條目先後一以省志為次雖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黃河之水始於澄觴踵事可增似猶愈於宵堂無籍也嗟嗟歐陽氏新唐一書誌山川為詳水利胡元質成都之志紀風俗并謀女紅區區之意唯望民風醇茂人文蔚興乃守土者之幸也豈在鋪張戲事為一邑觀聽而已乎

乾隆三十四年嘉平月朔旦

署知州王秉翰叙

霑州志 卷一 序

六

霑州舊志序

國有史省有志郡邑有紀載均之古今之鏡亦得失之林也曲屬之霑蓋自改土歸流以來未嘗輯志是不獨採風者苦於無徵抑無以昭我

皇上治化之隆且遠也乾隆己丑歲舍谿王公攝篆於茲紳士以輯志請並出前州牧杜公訂鈔廩生孔之裔志畧壹編公閱之參考諸說以補其未逮書將成欲付剞劂而公實授定遠之檄適至承之後塵勤思晚美而公既以脩志未刊并改建龍華書院覆詳

霑州志 卷一 序

七

修脯膏火等事屬余接辦余曰唯唯公勤事屬職余敢不敬襄善政乎今次第舉行落成在通諸紳士復問序於余余辭之衆固請維時緬酋乞降

王師凱旋霑為滇省門戶又當黔蜀孔道剛應紛繁實不暇及此春暮稍暇聊識數行自知不文難以行遠惟願後之覽者見疆里而思省方觀民見設建而思補偏起廢見賦役而思節用愛人見禮祀而思崇德報功見官師而思昭示格共見選舉而思奮庸俊覽見人物而思景行先哲其雖志所該又通古今得失

之變抑文獻之攸屬也漢拜手而觀其成其欣幸為
何如也是為序

乾隆歲次庚寅清和月

署州牧黃長曾湛陽林氏謹序

嘉善州志卷一序

八

已校原稿空白

嘉善州志

已校原稿空白

嘉善州志

卷一 學校

先師孔子及顏曾思孟贊於學宮 四十一年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於學宮立石 五十三年

詔天下學宮升朱子本主於十哲之次 五十五年進宋

名臣范仲淹於先儒之次

雍正元年崇封

至聖先師王代王爵各直省府州縣建

崇聖祠 二年六月增雲南各州縣歲科試取進士童額

數嘉善州增三名現額十五名

增祀明儒 欽順

嘉善州志 卷一 學校

十一

本朝儒臣陸續其於東廡先儒之次三年十一月

詔天下地名姓名有同

至聖先師諱者即改為邱字讀作期音 十二月頒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於學宮

乾隆三年正月

御書與天地參匾額於學宮

廟學自移州治於交水未有定處康熙六年知州王作

揖學正黃世椿置今地修建五十一年知州吳節民

率紳士重建雍正十一年知州杜思賢金文宗先後

重修正殿五間兩廡各五間大成門五間啟聖殿五間齋房三間更衣所三間照壁下鑿泮池築圍牆對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坊左建明倫堂三間堂後建正房四間廂房二間以為學署乾隆十五年知州朱子高錦署知州馬元烈率貢生傅又說尹梁等重建

魁星閣於左側翼方乾隆三十年學正李文瀾訓導趙嗣普率廩生彭世勳曾宗孔傅承憲等以修葺餘銀起建

嘉善州志 卷一 學校

十一

魁星門坊一座 舊志

乾隆四十年知州張大本以南門大街

至聖廟宇地勢低窪局面逼窄率合州紳士移建於南門外署右建泮宮坊一座大成門三間櫺星門一座大成殿三間崇聖祠三間東西廡鄉賢名宦節孝祠俱備前

至聖遺址今改建隍司廟翼方魁星閣移建南門大街

嘉慶四年頒

御書聖集大成匾額於學宮道光元年頒

御書聖協時中匾額於學宮六年邑人彭輔周袁履周張雲鵬等以大成門風脈不通商請知州王毓秀將殿宇建正兩廡拆卸重建移潤六尺有奇並將兩廡下隙地添建祭器樂器所四間與

紳士公呈

嘉善州舉貢生員王宇謨傳又說張惇願李沛榮張國賢彭世勳曾宗孔傅承憲黃軒客唐允文林育鳳李敦禮劉文輝王銘張璋曹錦等呈為修定州志懇 恩裁訂事竊惟此事屬詞義惟嚴於筆削旌賢

嘉善州志 卷一 公呈

十一

實善道實存乎簡編粵夫勝地名邦均入輶軒之採即至彈丸巖邑亦傳風俗之書嘉善地近省垣路居衝要象嶺龍華之概早蒙才士之品題草衣卉服之倚犀沐賢侯之德化既禮陶而樂淑亦俗易而風移無如志乘未修方策莫備嘉言懿行或消磨於閨人閱世之中雅化仁風並泯沒於無信無徵之列前無所感後無以興欣逢

福星賁臨仰祈修成傳志汗青在握昭回雲漢之光綢帙成編煜耀珠璣之彩杜工部詩可為史江文通筆

且生花顯微闡幽附青雲而益著揚清激濁望玉管
以思跋履前迹不至終湮後人因而益勵矣為此具
呈須至呈者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望日

嘉善州志

卷一

公呈

十由

續修嘉善州志序

嘉善州舊志纂自乾隆三十四年己丑越三十五年
庚寅告成其中編次悉照通志體例卷帙不繁而紀
載畧備洵完書也逮今六十餘年承

列聖重熙累洽

聲教遐敷格被者漸深且久又經各 大憲及各州牧加
意培育風俗愈茂人文蔚興政蹟事實有足備輔軒
之採者道光丙戌 制撫憲續修通志檄行到州飭
令續纂州志申詳前州牧王毓秀設局纂輯詳報在

嘉善州志

卷一

序

十五

案奉文以凌雜繁冗批飭原志發回八九年間其事
遂寢道光乙未夏 與儒學 勸德議移建

崇聖祠州人主欣然樂從鳩庀之餘時與州紳士款接共
議續修州志乃取前批回原志會同參閱凌雜者正
定之繁冗者節刪之未及付刊適 上憲札催續修
謹案舊志體例重輯成卷具文申詳並升數言於簡
端

時

大清道光拾陸年歲在丙申孟秋月知嘉善州事金

筑李本蘭初氏謹序

嘉善州志

卷一序

十六

嘉善州志
卷一序

凡例

一編次遵照舊志而節目間有攙入者奉文採訪纂輯詳定也

一是篇之修但取舊志續志與現在詳冊合而為一而先後不使紊亂血脈必求貫通其為舊為續為詳以及援引他書並外有採訪新增之處則各加小註以別之

一篇中逐一考證以求微信倘事有今昔殊致者則謹抒管見立案以辨明之

嘉善州志

卷一凡例

十六

嘉善州志
卷一凡例

一祠祀查 文廟祭祀典則多與舊章不符謹考諸書自儀注圖考以及各祝文樂章詳晰補載非求美也重祀典耳

一秩官選舉立表以紀年其年遠無考者闕之

一舊志有今昔同而無容更易者查取殘簡可用則用以省工程故招寫平關行間規格悉遵舊式

一妄鑿後所有忠烈孝義各叙小傳類皆據事直書不以鋪張衍實義至一切係舉人員援例貢監或限於條例或新於採訪其間不無遺漏非有心棄取也